

柏拉图全集

(增订版)

中 卷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PLATO COMPLETE WORKS

柏拉图全集

(增订版)

中 卷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晓朝 译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国家篇	001
泰阿泰德篇	347
巴门尼德篇	447
智者篇	521
政治家篇	594
斐莱布篇	672
蒂迈欧篇	750

国家篇

(理想国)

提 要

本篇的希腊文篇名是 Πολιτεία。这个词源于 πόλις (城邦、国家、邦国、公民团体)。它的含义有：公民的条件和权利、公民权、公民生活；政府形式、行政机关、国家制度、国家事务（政治），等等。它的中文篇名有多种译法，常被译为《理想国》或《共和国》，严群先生建议译为《造邦论》。本篇属于柏拉图中期对话，是柏拉图的代表作。

公元1世纪的塞拉绪罗在编定柏拉图作品篇目时，将本篇列为第八组四联剧的第二篇，称其性质是“政治性的”，称其主题是“论正义”。^①整篇对话在形式上，主要由苏格拉底和格老孔、阿狄曼图两位青年谈论理想城邦的建构。正义问题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其他问题都由此引申而来。本篇共264标准页，译成中文约21万字，其篇幅之巨仅次于《法篇》。

全文现分为十卷，可能是某位古人为了保持卷帙的均衡而作的划分。有学者认为，它的第一卷本来是一篇独立的早期对话，后来作者对正义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于是将它用作整篇对话的引言。各卷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卷 (327a—356b)，苏格拉底等人赴庇莱厄斯参加女神庆典，

^①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3：60。

在波勒玛库斯家中与年迈的凯发卢斯谈论老年。凯发卢斯认为，按照正义和虔诚生活的人可以安度晚年，所谓正义就是讲真话和偿还借来的东西。然后波勒玛库斯接替凯发卢斯与苏格拉底讨论正义问题。他们没能发现正义的本质，却得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定义。智者塞拉西马柯与苏格拉底进行激烈的争论。塞拉西马柯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苏格拉底反驳这个命题，然后总结说，我们一开始考察什么是正义，在没有发现答案之前，我们就转为考察正义是不是智慧和美德，后来又发生不正义是否比正义更有利的争论；这样的讨论不会有什么收获，只有首先把握正义的本性，才能进一步解决其他问题。

第二卷（357a—383c），格老孔提出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为正义辩护，由他先来尽力赞美不正义的生活，为苏格拉底赞扬正义和申斥不正义开路。他要更新塞拉西马柯的论证，首先说明人们对正义的一般看法和正义的起源，然后讲了吕底亚人巨格斯的故事来证明人们实施正义是不自愿的，最后证明不正义的人的生活比正义的人的生活要好。阿狄曼图进一步展示相反的论证，赞扬正义，谴责不正义。苏格拉底作出回应。他建议考察城邦的正义，再考察个人灵魂的正义。由此开始，建构一个理想的城邦，然后依次阐释城邦的兴起、原初的城邦、城邦成员的分工、护卫者的出现、护卫者的品性、护卫者的教育等问题，最后涉及文艺教育和创作规范问题。

第三卷（386a—417b），苏格拉底进一步作出回应，指出现有诗歌中具有败坏道德的内容、需要加以限制的故事种类和曲调，谈论了文艺教育和体育锻炼的关系，以及进行这些教育的目的。然后苏格拉底指出：城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统治者、护卫者、辅助者。城邦要由护卫者来监督和维护，要从护卫者中挑选最优秀者来担任统治者，统治者可以用高贵的谎言来说服人们接受这种安排，统治者和护卫者由城邦供给，不可拥有私产和房屋，以防道德堕落。

第四卷（419a—445e），阿狄曼图指出苏格拉底的论述使得护卫者和统治者不是幸福之人。苏格拉底回应，他不是要让城邦里的某一阶层幸福，而是要让整个城邦幸福。他继而指出，财富会对城邦产生不良影

响，城邦要维持适当的面积，要进行良好的教育，要正确地立法，宗教事务要由阿波罗所立之法来决定。然后苏格拉底开始寻找城邦的正义，他指出好城邦拥有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美德，统治者阶层使城邦具有智慧，勇敢属于护卫者阶层，节制是城邦三个阶层对由谁来统治具有共识，正义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可以类比。体现在城邦中的四美德在灵魂中也有体现。除了良好的城邦外，还有四种腐败的城邦。

第五卷（449a—480a），阿狄曼图等人打断苏格拉底有关四种腐败的城邦和个人的见解，使苏格拉底开始谈论理想城邦的共产、共妻、共子的制度。他主张男性与女性无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实践操作上前者表现优于后者。格老孔认为苏格拉底为理想城邦制定的法律甚佳，但还要探讨正义的城邦如何可能出现。苏格拉底指出，要建立绝对理想的城邦不可能，但只要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现任统治者成为哲学家，就能造就一个最接近理想的城邦。接下去，他们谈论了哲学家与非哲学家的区别，讨论了知识、意见、无知三者的对象。

第六卷（484a—511e），继续讨论哲学家与非哲学家的差异、哲学家的品性。阿狄曼图提出一种哲学家无用论，苏格拉底作了详细回应，指出哲学家无用不是他自己的错，而是城邦公民不懂如何使用他们，哲学家拥有恶名的原因在于伪哲学家利用哲学，败坏哲学。少数真正的哲学家会远离政治生活，但若环境允许，他们会参与政事，并证明自己是城邦的救星。现有城邦无一适合哲学，但在理想城邦中，哲学家拥有统治权，能够说服民众。苏格拉底指出第四卷中仅从灵魂的内在构成来理解德性是不够的，但是探讨善的型相可以清楚地呈现德性的知识。为了回答善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使用了“日喻”（506b—508b）和“线喻”（509d—511e）。

第七卷（514a—541b），苏格拉底用“穴喻”（514a—521b）描述哲学家的精神历程，离开洞穴的哲学家不可耽溺于真理之光，而要重回洞穴引领洞中之人离开洞穴，远离无知。然后详细讨论哲学家的养成教育。苏格拉底认为，要使灵魂转向，必须接受一系列科目的学习：算

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辩证法。在讨论了学习方式和最佳学习时间后，重申理想城邦的可能性。

第八卷 (543a—569c)，返回第四卷末提及的四种腐败城邦体制这个主题，逐一讨论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以及与之对应的个人。荣誉制的特性是热爱战争和胜利，寡头制的特性是看重财富，民主制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僭主制的特点是专制统治。这些体制之间存在着渐次发展的关系。

第九卷 (571a—592b)，苏格拉底继续讨论僭主制的人如何从民主制的人演变而来。他从分析欲望入手，揭示僭主的灵魂和品性。根据以上论述，苏格拉底对五种类型的人的幸福进行排序，从高到低是：王者型的人、荣誉型的人、寡头型的人、民主型的人、僭主型的人。苏格拉底指出，灵魂有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分别对应爱智慧、爱荣誉、爱利益这三种品性和快乐。真正的快乐不在于欲望的满足，而在于真理的获得；追求快乐需要理智的指引。接着苏格拉底再次驳斥塞拉西马柯在第一卷中提出的不正义有利的主张，指出灵魂的健康比身体的健康更有价值。至此，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建构完毕。

第十卷 (595a—621d)，苏格拉底展开哲学与诗歌之争，指出诗歌是一种模仿，揭示模仿的本质。他以床为例，指出床的型相是真正的实在，木匠制造出来的床是实在，画家画出来的床是影像，是对前面两种床的模仿。诗人只是模仿各种事物，对这些事物并不具有真正的知识。诗歌最大的坏处是以激情使理智松弛，进而滋生欲望，最后颠覆灵魂各部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最后，讨论美德的补偿要以灵魂不朽为基础。苏格拉底讲述厄尔的神话 (614b—621b)，描述人死后灵魂的旅程以及宇宙的构成，说明正义之人将在来世获取更有价值的报偿。

正文

第一卷

【327】昨天，我^①和阿里斯通^②之子格老孔^③一起下到底莱厄斯^④。我想对那位女神^⑤祈祷一番，也对人们如何过节感到好奇，因为这是头一回举行这样的庆典。依我看，我们本地居民的游行蛮不错的，而色雷斯^⑥人的游行也很出色。在做了祈祷、看完游行之后，我们开始返回雅典。【b】就在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波勒玛库斯^⑦远远地看见我们，打发他的家奴赶来传话，要我们等他一下。那家奴从后面拉住我的衣角说：“波勒玛库斯要你们等他一下。”我转过头去问：“波勒玛库斯在哪里？”“他马上就到，”他说，“请你们等等他吧。”格老孔答道：“行，我们等他。”

【c】没过一会儿，波勒玛库斯来到我们面前。跟他一起来的有格老

① 本篇主要发言人苏格拉底 (Σώκρατης)，以第一人称叙述。

② 阿里斯通 (Αρίστων)，柏拉图之父。

③ 格老孔 (Γλαύκων)，柏拉图的兄弟。

④ 底莱厄斯 (Πειραιώς)，雅典重要港口，位于雅典卫城西南方向，从卫城去底莱厄斯是向下走。“向下走”(κατέβην)这个词是整篇对话的第一个词，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将这个词与本篇的“穴喻”联系起来。“穴喻”中提到，哲学家看到型相之后必须回到洞穴，下到洞底带领囚徒走出洞穴(519c8以下)。还有学者认为，“向下走”这个概念亦可与本篇第十卷“厄尔的神话”(614a5—621b7)联系起来，人死之后灵魂向下进入冥府。

⑤ 指色雷斯女神班迪斯 (Βενδης)，其祭仪新近被引入底莱厄斯。

⑥ 色雷斯 (Θράκη)，地名。

⑦ 波勒玛库斯 (Πολέμαρχος)，与吕西亚斯和欧绪德谟是兄弟，死于公元前404年雅典“三十僭主”统治时期。

孔的兄弟阿狄曼图^①、尼昔亚斯^②之子尼刻拉图^③，还有其他一些人，显然全都是刚刚离开游行队伍。

波勒玛库斯说：“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你们俩好像要回雅典。”

“噢，你说得没错。”我说。

“你看到我们有多少人吗？”他说。

“我看到了。”

“好吧，你们要么证明自己比我们强大，要么就留下来。”

“可以有其他办法吗，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你们说服了，那就让我们走？”

“但若我们不听，你们能说服我们吗？”

“肯定不能。”格老孔说。

“好吧，我们不听；你们最好打定主意。”

【328】“你们难道不知道，”阿狄曼图说，“为了荣耀女神，今晚还有骑马火炬接力赛吗？”

“骑马接力？”我说，“这个主意倒很新鲜。你是说骑马传递火炬，还是别的什么花样？”

“骑马传递火炬，”波勒玛库斯说，“整个晚上还有别的庆祝活动，很值得一看。晚饭以后，我们会去观光。我们还要去会会那里的一大帮青年，好好地聊一聊。所以，别走了，留下来吧。”

【b】“看来我们非留不可了。”格老孔说。

“既然要留，那就留吧。”我说。

于是我们去了波勒玛库斯家，在那里我们见到波勒玛库斯的兄弟吕西亚斯^④和欧绪德谟^⑤，对了，还有卡尔凯顿^⑥的塞拉西

① 阿狄曼图 (Αδείμαντος)，柏拉图的兄弟。

② 尼昔亚斯 (Νικίας)，人名。

③ 尼刻拉图 (Νικήρατος)，人名。

④ 吕西亚斯 (Λυσίας)，人名。

⑤ 欧绪德谟 (Ευθύδημος)，人名。

⑥ 卡尔凯顿 (Καλχηδόν)，地名。

马柯^①、帕安^②的卡尔曼提德^③、阿里司托尼姆^④之子克利托丰^⑤。波勒玛库斯的父亲凯发卢斯^⑥也在家，我想，他看上去老态龙钟，因为我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c】他坐在一把带靠垫的椅子上，头上还戴着花冠，因为他刚刚结束在院子里的献祭。我们走了过去，在他身边坐下，那里摆了一圈椅子。

一看见我，凯发卢斯就和我打招呼。他说：“苏格拉底，你可真是稀客，难得有机会到底莱厄斯来看我们。这可不行。【d】如果我还能轻松地进城，就不需要你上这儿来了，我们会去看你的。而现在你既然来了，就别再去别处了。你要知道，我现在体力虽然不行了，但谈话的欲望却在增加，想从愉快的谈话中求得乐趣。所以，按我说的去做吧，和这些年轻人来往，经常来看我们，把我们当作你的亲戚和朋友。”

【e】“确实如此，凯发卢斯，”我答道，“我喜欢和上了年纪的人谈话，因为我们应当向他们咨询，就好像我们应当向那些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问路，因为他们走过的路有可能是我们必须走的，我们要问他们走过的路是崎岖不平的，还是一条康庄大道。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想法，因为你的年纪已经到了诗人所谓的‘老年的门槛’。^⑦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吗？你能说一说吗？”

【329】“神灵在上，苏格拉底，我会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我们几个年纪相仿的老头儿经常聚在一起，正应了一句古话，‘同类相聚’。^⑧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抱怨，说他们的青年时光已经一去不复

① 塞拉西马柯 (Θρασύμαχος)，智者。

② 帕安 (Παιᾶν)，区名。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于公元前 509 年将整个阿提卡半岛划分为一百个自治“德莫”（区），帕安是其中之一。

③ 卡尔曼提德 (Χαρμαντίδης)，人名。

④ 阿里司托尼姆 (Αριστωνύμης)，人名。

⑤ 克利托丰 (Κλειτοφῶν)，人名。

⑥ 凯发卢斯 (Κεφάλους)，人名。

⑦ 荷马：《伊利亚特》24：487；《奥德赛》15：246，348；23：212。

⑧ 荷马：《奥德赛》17：218。

返，回想起以往的种种快乐，美酒、女人、宴饮，等等，他们感到无比悲愤，就好像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和从前的幸福生活被人剥夺了，而现在的生活根本不值得过。有些人抱怨他们的亲属对老人不尊重，【b】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一遍遍地重复说老年是诸多不幸的根源。而在我看来，苏格拉底，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因为老年若是不幸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因为我的年纪就摆在这里，其他所有迈入老年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体验。可是实际上，我碰到过的一些人并不这么想。确实，有一次，我听到有人问诗人索福克勒斯^①：“你现在的性生活过得如何，索福克勒斯？【c】你还能和女人做爱吗？”“别提了，你这个家伙，”诗人答道，“谢天谢地，你讲的这种事情我已经洗手不干了，就像逃离野蛮的暴君。”我当时认为他答得对，现在亦深以为然，年纪大了确实要清心寡欲。当内心的欲望逐渐平息，不再有更多愿望时，【d】索福克勒斯说的这种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也就逃离了许多疯狂的主子。在这些事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事情上，真正的原因不是老年，苏格拉底，而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是有节制的、心平气和的，那么老年算不上什么痛苦；如果他们没有节制，那么无论年老还是年轻，都同样难受。”

听了这番话我肃然起敬，【e】为了能够聆听更多的高见，我逗引他说：“像你这样谈论事情，凯发卢斯，我想大多数人是不会同意的，他们认为你之所以能够轻松地忍受老年，不是由于你的生活方式，而是由于你是富裕的，他们说，有钱当然能得到许多安慰。”

“没错，他们不会同意。他们的说法也有点儿道理，但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多。塞米司托克勒^②的事情跟我们现在说的有点关系。有个来自塞利福斯^③的人诽谤他，说他的崇高名望归功于他的城邦，而不能归

① 索福克勒斯(Σοφοκλεῖς)，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公元前496—前406年)。

② 塞米司托克勒(Θεμιστοκλές)，雅典著名政治家(公元前528—前460年)，希波战争初期在雅典推行民主改革。

③ 塞利福斯(Σεριφος)，岛名。

功于他自己，【330】他答道，要是他是塞利福斯人，他就不会出名，而那个人也不会出名，哪怕他是雅典人。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于那些不富裕的人和感到老年难以忍受的人，一个好人如果贫穷就不能轻易地忍受老年，而一个坏人即便是富裕的，也不能找到内心的平和。”

我问道：“凯发卢斯，你的财富大部分是继承来的，还是你自己挣来的？”

“你问我自己挣了什么，苏格拉底。说起挣钱的本事，我介于我祖父^①和父亲之间。【b】我祖父继承来的财产和我现在拥有的差不多，但经过他的手又翻了几番。然而，我的父亲吕珊尼亚斯^②把这份家产减少到比我现在的财产还要少。至于我，要是能把这些家产留给我的儿子，不比我继承来的少，或许还能稍微多一些，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你似乎不那么看重钱财。【c】那些不是自己白手起家的人通常都像你这样。而那些自己创业的人要比他们双倍地爱钱。就像诗人喜爱自己写的诗、父亲爱自己生的子女，所以自己挣钱的人在意钱财，不是因为他们和别人一样认为钱财有用，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这就是他们没人陪伴的原因，因为他们谈什么都没有兴趣，除了钱。”

“你说得对。”

【d】“这样说当然是对的。但是，跟我说些别的事情吧。你从非常富裕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我必须要说的事情可能说服不了大多数人。但你知道，苏格拉底，当一个人想到自己快要走到生命终点的时候，他会感到害怕和考虑一些过去不害怕的事情。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听到的那些关于哈得斯^③的故事，不正义的人在阳世作恶，死后到阴间受罚——他曾经听这些故事来取乐——就会扭曲他的灵魂，担心这些故事是真的。【e】无论是由于年

① 老凯发卢斯，小凯发卢斯之父吕珊尼亚斯。

② 吕珊尼亚斯（Λυσανίας），人名。

③ 哈得斯（Αΐδου），冥府地狱，亦为掌管冥府地狱的冥神之名。

迈体弱，还是因为他已经临近哈得斯里发生的事情，他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或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满腹疑虑、猜测、惊恐，扪心自问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害过人。如果他发现自己这辈子造了不少孽，那么他会像小孩一样经常做噩梦，【331】一次次从梦中惊醒，总以为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但那些知道自己行事公正的人会以甜蜜的希望为永久的伴侣——就像晚年的一位好保姆，如品达^①所说，他说得好极了，苏格拉底，按正义和虔诚生活的人，‘甜蜜的希望在他心中，是他晚年的保姆和伴侣。希望，凡人多变心灵的舵手。’他说得确实好，令人赞叹！与此相连，我要说财富非常有价值，但并非对每个人都有价值，而只对体面的、守规矩的人才有价值。【b】财富可以做很多事，有了财富我们就不用存心作假，不用去欺骗违反我们意愿的人，当我们启程去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也不用担惊受怕，因为我们亏欠神的祭品，或者欠下人的债务。它还有很多其他用处，但是，相比而言，我要说钱财对有理智的人最有用。”

【c】“真是一种很好的感受，凯发卢斯。但是，讲到这样东西本身，亦即正义，我们能够不加限制地说正义就是讲真话和偿还借来的东西吗？或者说，做这些事情有时候是正义的，有时候是不正义的？我的意思是，举例来说，每个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把武器借给他的朋友，然后在他发疯的时候想把武器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朋友不应当把武器还给他，如果他还了，那是不正义的。任何人也不应当把整个事实真相告诉某个疯了的人。”

【d】“对。”

“那么，正义的定义不是讲真话和偿还借来的东西。”

“这是正义的定义，苏格拉底，”波勒玛库斯插话说，“如果我们确实相信西摩尼得^②。”

“好吧，”凯发卢斯说，“我把这个论证交给你，因为我该去照料一

① 品达 (Πίνδαρος)，希腊诗人，生于公元前 518 年。引文见《残篇》214。

② 西摩尼得 (Σιμωνίδην)，生于开奥斯，希腊抒情诗人 (约公元前 556—前 468 年)。

下祭品了。”

“那么，”波勒玛库斯说，“我是你的继承人，可以继承你的一切吗？”

“你肯定是。”凯发卢斯笑道，然后他走出去献祭。

【e】“请你告诉我们，论证的继承人。”我说，“你认为西摩尼得有关正义的正确看法是什么。”

他说：“就是把亏欠每个人的东西还给他。他说得很好，在我看来。”

“嗯，好吧，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西摩尼得，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像神一样。但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也许知道，波勒玛库斯，但我不明白。显然，他的意思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意思，归还无论什么人借给你的东西，哪怕他向你索要时神志不清。不过，他借给你的东西确实是你亏欠他的东西，【332】不是吗？”

“是的。”

“但若他发了疯，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还给他。”

“对。”

“可见，当西摩尼得说正义就是归还亏欠的东西时，他肯定别有所指。”

“确实别有所指，宙斯^①在上。他的意思是，朋友亏欠朋友的东西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决不会带来坏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如果某个人偿还借来的黄金，这样做是有害的，他和放债人是朋友，【b】那么他就不必偿还所借的东西。你认为西摩尼得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但是这种情况怎么样？一个人是否也应当归还亏欠他的敌人的任何东西呢？”

“当然，一个人应当把亏欠敌人的东西归还给他们。在我看来，敌人之间相互亏欠的东西，恰当地说，准确地说——是一些坏东西。”

① 宙斯（Ζεύς），神名，希腊主神。

“如此看来，西摩尼得在打哑谜——就像诗人——当他说什么是正义的时候，因为他认为正义就是把对每个人恰当的东西还给他，【c】这就是他所谓的把亏欠每个人的东西还给他。”

“你认为其他还有什么意思？”

“那么，你认为他会怎么回答，假定有人问他：‘西摩尼得，什么东西是亏欠的，或者是对某人恰当的，或者是被我们称之为医疗的这门技艺提供的，这些东西给谁或怎么给？’”

“很清楚，它给身体提供药物、食物和饮料。”

“被我们称作烹调的技艺提供什么亏欠的或恰当的东西，向谁提供或怎么提供？”

“它给食物添加调料。”

【d】“好。现在，被我们称作正义的这门技艺提供什么，向谁提供或怎样提供？”

“如果我们按照先前的回答，苏格拉底，它给朋友提供福益，它给敌人提供伤害。”

“那么，西摩尼得的意思是，善待朋友和恶待敌人是正义的，是吗？”

“我相信是这样的。”

“论及疾病与健康，谁最能善待朋友和恶待敌人？”

“医生。”

【e】“在海上遇上风暴，谁最能这么做？”

“船老大。”

“正义的人如何？在什么样的行动和什么样的工作中，他最能益友而伤敌？”

“在战争和结盟中，我以为。”

“行。现在，要是人们没有生病，波勒玛库斯，医生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吗？”

“是。”

“同理，对那些不出海的人来说，船老大对他们来说是无用的吗？”

“对。”

“对那些不参加战争的人来说，正义的人是无用的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333】“那么，正义在和平时期也是有用的吗？”

“是的。”

“种地也是这样，不是吗？”

“是的。”

“为了收获庄稼？”

“对。”

“制鞋的技艺也一样吗？”

“是的。”

“为了得到鞋子吗？我假定你会这样说。”

“当然。”

“那么好吧，正义在和平时期有什么用，能得到什么？”

“契约，苏格拉底。”

“所谓契约你是指合作，还是指别的什么？”

“我指的是合作。”

【b】“某人在跳棋游戏中是一名好的和有用的合作者，这是因为他是正义的，还是因为他是玩跳棋的？”

“因为他是玩跳棋的。”

“在砌砖垒石时，正义者是不是比建造者更好、更有用的合作者吗？”

“根本不是。”

“那么，在哪一种合作中，一个正义的人是不是比一名建造者或竖琴演奏者更好的合作者，以什么方式一名竖琴演奏者比一个正义的人能更好地弹拨正确的音符？”

“在金钱方面，我认为。”

“也许吧，在使用金钱方面，波勒玛库斯，有人需要合伙去买马，在这种时候我认为养马人是一位更加有用的合作者，【c】不是吗？”

“显然如此。”

“当有人需要买船时，造船匠或船老大是更好的合作者吗？”

“可能是吧。”

“那么，在使用金银方面，一个正义的人是比其他人更有用的合作者吗？”

“必须是安全储存金银的时候，苏格拉底。”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使用它们，只需要保存它们？”

“没错。”

“那么，当金钱没有被使用的时候，正义对它是有用的？”

【d】“我想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需要收藏剪刀，而不是使用它的时候，正义对合作者是有用的，对这个人也是有用的。然而，当你需要使用它时，有用的是修剪葡萄的技艺吗？”

“显然如此。”

“所以，你会同意，当一个人需要收藏盾牌或竖琴，不需要使用它们的时候，正义是一样有用的东西，但当你需要使用这些东西时，有用的是士兵的技艺和乐师的技艺。”

“必定如此。”

“所以，对其他任何东西来说，当它们在使用的时候，正义就是无用的，而当它们不在使用的时候，正义才是有用的吗？”

“好像是这么回事。”

【e】“那么，正义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它只能在其他事物无用时有用。不过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个要点。无论是拳击还是别的什么打斗，最善于攻击的人不也是最善于防守的人吗？”

“确实是。”

“还有，最能提防疾病的人也是最能够产生疾病而不被人发现的人吗？”

“在我看来好像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

“还有，**【334】**最善于保护一支军队的人也是最擅长盗窃敌军作战计划和部署的人吗？”